



將將紀卷之十七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錢拱宸恭卿

攜李王建中銘新梓

御將為鑒

鄒君

鄭桓公將欲襲鄒先問鄒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鄒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

之因為設壇於門下而埋之釁之以猴若盟狀
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而襲之
遂取鄆

良將者國之幹辨智果敢者社稷之衛藁爾
之鄆為良幾何而乃令鄭桓得行其詐諛間
疎以離其君臣之心自剪肘翼以速滅亡若
鄆君者可不為世永戒哉

燕惠王

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

間于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
燕新王有隙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為名耳實欲
連兵南面而王以齊未大附故且緩攻以待其
事齊人所懼者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
固已疑樂毅得反間益忌之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樂毅歸計事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走趙燕
將士由是憤惋田單乃以計詐騎劫敗其軍盡
復齊地惠王悟恐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
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惠王不信其臣當信其父不能知樂毅當知
昭王昭王用毅以強燕滅齊功著矣舍樂毅
不將復誰將乎此最事理之易知者也大率
庸主之情喜便辟而惡耿介樂易與而疾莊
士此讒間所以得入而毅所以不見容也兵
敗國披然後從而悔之晚矣

趙悼襄王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
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將廉頗怒

攻之因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
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
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
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
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
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廉頗蓋豪勇之資雖善將兵而憑氣好剛多

可訾者觀惡藺相如之位在其上欲辱之及
悼襄王遣樂間來代將即攻之其所以事主
者必多疎節矣此所以雖有功於趙不見容
於趙也呂蒙謂天下未定鬪將如甘寧何易
可得必忍之於其時六國惴惴僅有一廉頗
幾趙之長城矣乃不能用之使讒諂之臣得
而間之其亡宜矣

齊王田建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

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
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令反間勸王朝秦不
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齊王將入朝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
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
大夫聞之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
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

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戰國時遊士憑軾結鞶欲強秦而弱六國者必推衡憑軾結鞶欲強六國而弱秦者必推從從衡之利害所屬者較著矣而齊王建者何其見之舛乎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而所

以佐秦之滅五國者齊也非秦之能滅齊而所以佐秦之攻齊者建也亡不能存無為貴智往誤無論矣障海迴瀾策固有在收三晉之大夫而與之師百萬則臨晉可規收鄢郢之大夫而與之師百萬則武關可入允哉霸業可興豈特保其國祚而已乎然非豪傑之主莫能為也後來張耳陳餘亦嘗用此策以干陳涉涉不用而隨以亡此覆海翻倉具經遠之識者所以難為遇哉

燕王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
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
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
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
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使栗腹將
而攻鄣卿秦樂乘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
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
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

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燕師至
宋子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鄣敗卿秦
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
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
趙師乃解去

時動則威師曲為老未有以五百金交歡憐
國使命甫還而遽興師以圖其社稷者也此
雖有韓白孫吳不可將也而况栗腹乎兵敗
地削宜矣

趙王遷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于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燕得樂毅而霸故齊人之所忌者在毅不在燕趙用李牧而強故秦人之所畏者在牧不

在趙於其時秦已并吞多國勢益強而趙地益以削矣而李牧用之尚能以抗秦之難數破走之則牧之有裨於國計也明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假令趙能堅任牧牧一日未死趙其未遽亡哉

漢高帝

高帝已滅楚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而徙封信為楚王都下邳六年冬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侯皆曰亟發兵坑豎子

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
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
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
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又不及舉而攻之是趣
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
者天子有巡狩陛下第出偽游雲夢而會諸侯
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
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禽之此特一士力耳
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吾將游雲夢會諸侯

於陳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決或說信曰
斬鍾離昧以謁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
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上謁上令武士縛信載
從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
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
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韓信智人也反則未必為然畢竟策士也君
臣之分所未講彼獨以恩感帝耳果其明於
君臣之分又何至忤旨而納布衣交乎高帝

亦策士求可求成不復顧事理豈有以萬乘
主可偽為巡狩以召諸侯者乎後若有事將
居近者人人自危矣是得一信而盡棄其信
且以疑天下之心也舉火戲諸侯足致敗矧
伏機阱以致將有不因以動天下之兵者乎
帝之克終也倖矣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病使將將兵詣
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
輒曰王始病不往今見讓而往往必為禽矣不

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
變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之覺因囚之詣
洛陽有司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青衣傳處
蜀道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
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
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
反廷尉奏族之上可其奏梁大夫欒布使於齊
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欲

烹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赦布

高帝外寬而內忌項氏滅所未忘情者信布與越耳已困白登乃知天下雖安之不可以無將也安得猛士兮為我守四方蓋悔之也卒也降心抑節以女女之不以為羞孰與存一人以備干城之衛乎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盧縮反上乃拜樊噲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用陳平計召絳侯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二人受詔行未至軍計

曰樊噲帝故人又功多且吕后姊吕須夫也帝以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諸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乃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擊燕

樊噲之雄雖非信布之比然舍三人外可忌者莫如噲矣故帝亦刻意誅之一語攙搶頓森矛戟牢籠之計復出陳平彼以是為忠於主也由君子律之若平者真所謂逢君之惡者乎生噲者非平本志盖量高帝之必死而

思吕后之可畏也不然彼於噲何仁焉

漢文帝

絳侯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所置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

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

絳侯蓋木強之人其才具非兇悍之比未論有大勲勞於社稷其人心事亦可推也飛語流聞遽從逮繫帝於是乎亦稍忍矣雖旋即赦復其有傷於國體有累於盛德者不既多乎

漢世祖

初馬援在交趾餌薏苡實用能輕身辟瘴軍還

載之一車人咸疑為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及卒有上書譖之者謂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以章言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買城西地藁葬之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辭旨哀切後乃歸葬前雲陽令朱勃詣闕為頌曰臣聞聖主不忘人之功採一美不求備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

輒記大功不錄誠為國之所慎也故伏波將軍
新息侯馬援歷仕二十餘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僵死軍中名滅爵絕海內不知其過而家屬
杜門塋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
夫明王裕於用賞而約於用刑高祖與陳平金
四萬斤間楚出入不問豈復致疑於錢穀間哉
夫操孔父之志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
悲也春秋罪以功除祀有以死勤事願下公卿
平援功罪以厭海內之望

馬援之於光武君臣投分可謂最深殞喪蠻
荒累尸以革如其平生志所期願始終心跡
亦大昭明而尚於沒身後來讒慝之口而帝
乃過而信之世豈有身之不恤而屑戀情珠
貝者乎世祖鑒往之轍惠顧功臣保全曲至
而獨于新息乃不仁焉亦可怪矣

漢順帝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賢老不如大
中大夫宋繇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

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羗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羗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穀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羗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六年春賢與且凍羗戰于謝姑山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羗遂大合閏月鞏唐羗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君不擇將以國與敵蜂蠆有毒無謂羗小馬賢之老不可用舉朝知之矣而必執吝以來王師之劔以再驚三輔也豈不謬哉

魏王曹操

初夏侯淵勇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急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淵軍大敗之斬淵及益州刺史張顥張郃走

將帥之智勇每難兼全人主之御將必有斟酌黃忠勇矣視夏侯淵畧相當而淵之智比黃忠非不足也然淵竟受敗于忠焉則以備之用忠有道有法正以為之謀主也故忠得見其長而淵竟困於所短操能戒之而不知所以處之於將將之方亦誠為未至也哉

漢昭烈

先主進位漢中王拜關羽前將軍假節以黃忠勇冠三軍破斬夏侯淵欲用為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親見尚可喻指關遙聞之必不說先主曰吾

當自解之乃遣司馬費詩往授勅羽果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羽悟乃受拜

張翼德能義釋嚴顏而雲長乃斬龐德張翼德能折節交劉巴而雲長乃藐視陸遜蓋其豪氣之不能下人如此也玄德老兄弟宜知

之矣乃躡進黃忠與之齊齒此第知獎黃忠而不知所以處雲長也每僭謂通物情者乃可以經世知人固難處人尤難諒哉

吳主皓

晉鎮南將軍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吳主皓預欲問之乃還其所獲於皓果召政還而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聞之大悅謂餘子者不足憚也竟滅吳

勝敗乃兵家之常百戰百勝者大率未曾逢
對此古人所以不以一青掩德也杜預志在
滅吳而忌吳將之尚有人也故掩不備以損
其名而還俘獲以暴其短使吳主疑張政之
必不可用也夫既喪師又掩敗其可罪也明
矣而孰知其乃墮在敵人之計也哉政既代
餘子者不足復憚而吳竟侵尋亡矣

晉武帝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
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初大司
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
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耻帝意騫與弘不
協而毀之卒徵弘以為涼州刺史騫數歎息之
二人果失羗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
能定帝乃悔之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世
主既乏知人之明而又類以能疑自用此忠
言所以不入能否莫辨而師出所以否臧也

暨于覆衆殃民然後從而悔之亦已晚矣

解系既為羗所敗秦雍氏羗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詔以御史中丞周處為建威將軍與振武將軍盧播俱隸梁王彤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彤嘗違法處按劾之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周處其人矣然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

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七年春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為國取耻彤駿不聽逼遣之處與盧播解系不得已攻萬年於六陌處軍未食彤令促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而救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尤彤而竟不之

罪

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周處既嘗按劾司馬
彤矣而復俾受隸于彤以擊賊欲束縛其手
足督使戰而為彤報讐也大率將帥知之固
難處之尤難非揣量曲當其情而制置俾無
失所則雖有長才無自展矣昔蕭何用韓信
漢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亦不留曰以
為大將何乃曰幸甚有周處之才而不使之
獨馭使賊得以窺見間隙謂專斷而來不可

當也若受制于人此成擒耳則晉武不明之
過矣後雖尤彤乃竟不能罪之又以廢國之
法也何其悖哉

晉元帝

祖逖少有大志觀王室衰亂計圖匡復居京口
糾合驍健言於琅琊王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
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
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
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

郡國豪傑必有望風而響應者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又不與鎧仗使自召募逖度江慷慨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既至軍與將卒共其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綏新附雖踈賤必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聽其兩屬而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四

年秋朝廷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逖以淵吳士雅有才名而無弘致遠識已艱關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內難將作知大功不遂感憤發疾九月卒於雍丘逖既卒後趙寇河南遂拔襄城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晉之士大夫率宗尚虛玄不覈事理而獨祖

豫州有經畧實幹誓江擊楫志存恢復于其
時江東草創建國中原丘墟可倚仗者逖一
人耳帝既無雄遠之規不能稱其進取之意
暨逖披翦荆棘收復河南地乃令戴淵雍容
蒞之此何以獎勵有功而激豪傑士乎致逖
卒以齎憾殞促逖誠不得為雅量君子矣若
元帝之所以處逖者可不為世永鑒哉

燕王慕容皝

慕容翰之出奔宇文氏也以逸豆歸忌之陽狂

酣飲或卧自便利或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
賤之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
王皝以翰初非叛亂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
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
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
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
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
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逖歸逸豆歸使驍騎百
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

頃者陽愚以誑汝耳故藝猶在汝試立刀百步
吾一發中者汝可速還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
走鮫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燕王鮫與左司馬
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
干將精兵逆戰鮫遣人馳謂翰曰涉夜干勇冠
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
屬涉夜干夜干素有勇名今我克之其國不攻
自潰且吾熟知夜干之為人也 不宜避之以挫
吾氣遂進戰翰自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

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
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逸豆歸走死慕容翰之
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卧病不出後漸差
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疑為變
燕王鮫雖藉翰勇畧寔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
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
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
酬沒有遺恨飲藥卒

草昧之際非豪傑不可共功疎屬既以遠而

見猜親屬又以近而嫌偏此讒間所以多生
誅剪橫發而亂無由戢也惜哉翰有恢拓之
資而銑乃乏容納之量一語譖投遽行殺戮
惜矣

秦王符堅

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初秦王
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
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
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

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
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
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
敢望堅復愛垂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
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
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
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
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
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六

年堅議大舉伐晉朝臣皆不欲獨垂與姚萇勸之陽平公融曰鮮卑羗胡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堅不聽既與晉戰敗績惟垂軍獨全還抵渑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鎮慰安集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業許之矣若天命有廢興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垂遂叛

能疑者固病淺衷過信者亦虧長慮鮮卑氏羗蓋秦之深讐也活之為恩而過寵任之何為乎既以誤聽致敗又復解縱條籠任其欲往豈天命信有在與不然何堅之愚一至此

也權翼所謂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
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經國訏謨莫有
善於此者而堅曾不省焉柰何哉

秦王姚興

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
擊夏行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
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
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
勃勃遇果敗為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多多益善才局罕儔膽壯智踈多適為累裨
偏統御分量各殊制馭權衡各有攸當姚興
既知佛嵩之弗克任衆矣而又以多兵誤之
何與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
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
王興見而竒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勲舊
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
之才吾方與之平定天下柰何遂忌之乃以為

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
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
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
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
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
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
鎮朔方居無何勃勃聞秦復與魏通怒乃叛秦
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掠取之悉集
其衆三萬餘人偽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

而并其衆

偏霸之才自是一局韓白誠傑亦且人臣屯
難之秋志存恢拓者總攬英雄誠為急務然
必致辨於此不然則如石勒蒲洪垂葺勃勃
自是非池中物也

涼王呂光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
守貴寵用事群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
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

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群僚
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
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治業曰
起喪其身鞅赤其族皆殘酷之徵也明公方開
建大業當景行堯舜乃慕起鞅之為豈此州士
女所望哉

仁惡者植國之本威罰者輔治之具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可狎乎鞅以峻法治秦秦治而
鞅亡起以嚴刑佐楚楚霸而起滅皆苟以取

一切之效躬之匪遑恤而可用為訓哉呂光
區區彈丸仁德綏懷之尚不足乃妄以讒間
殺戮所謂本之則無矣旋致覆敗宜哉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
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
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趨粥謂羅仇曰
王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
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茗
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

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
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趨
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畧涉獵書史以羅
仇趨粥之喪歸塋諸部多族姻會塋者至凡萬
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
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
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
涼臨松郡板之屯據金山

沮渠雖族多豪傑之倫然初非跋扈之輩推

誠用之尚可為佐時器也羅仇所云寧人負
我我不負人此豈有一毫不忠於呂氏者乎
大率才庸者每惡其上性暗者易於入讒此
所以枉害忠良而來人心之離渙也蒙遜誠
非易馴之物至其造釁蓋亦有由段業言猶
在耳竟忽而不加省也可勝慨乎

門人

李

弘

進校

將將紀十七卷終



